

唐浩明文集

曹國藩

上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唐浩明文集

曹國藩

上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浩明文集·曾国藩/唐浩明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.7

ISBN 7-02-003770-4

I. 曾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5870 号

封面字迹:曾国藩
责任编辑:陶良华
装帧设计:柳泉
责任校对:林敬
责任印制:李博

曾国藩

Zeng Guo Fan

唐浩明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5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49.375 插页 7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0

ISBN 7-02-003770-4/C·34

定价 66.00 元(平)

(共三册)



作者像

卷首辞

梁启超对世人说：“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

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：“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，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。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，不特于国学有心得，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，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。”

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，完满无缺。使以今人易其位，其能如彼之完满乎？”

这个曾文正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他有哪些特别过人之处，值得这三位如此重视？

但是，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、伪君子、汉之不肖子孙的，最后又给他戴上了“汉奸、卖国贼、刽子手”三顶铁帽子。

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，一个人的盖棺论定，其反差如此之大，大概找不出第二个。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，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！

“当官要读《曾国藩》，经商要读《胡雪岩》。”当年一部《曾国藩》，名动公卿，风靡海内外。

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。唐浩明为著名的曾国藩研究者，占有大量珍贵历史资料，本书在史实的基础上，对事件描述、情节细部作了恰当的虚构，使曾国藩这个长期被当代历史忽略的人物，重现在读者面前。

本书既写曾国藩的文韬武略，也写他的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；既写他的困厄与成功，也写他的得宠与失宠。曾国藩制胜的兵法、治军行政的方针，他独特的人生观、处世哲学，他的文化素养和人格品位等等，都在书中得到精彩的体现。

历史小说难得，好的长篇历史小说更难得，读毕此书，当有收益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曾国藩》，为两岸三地作者授权的完整版本。

唐浩明文集

曾国藩（上中下）

杨 度（上中下）

张之洞（上中下）

上卷目录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- 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1
- 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,杨载福只身救排 5
- 三 摆棋摊子的康福 11
- 四 康家围棋子的不凡来历 21
- 五 喜得一人才 27
- 六 把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 30
- 七 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 39
- 八 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45
- 九 刺客原来是康福的胞弟 47

第二章 长沙激战

- 一 城隍菩萨守南门 51
- 二 康禄最先登上城墙 55
- 三 今日周亚夫 59
- 四 欧阳兆熊东山评左诗 66
- 五 计赚左宗棠 77
- 六 巡抚衙门里的鸿门宴 81
- 七 药王庙里出了前明的传国玉玺 88
- 八 左宗棠荐贤 94

第三章 墨经出山

- 一 谢绝了张亮基的邀请 97
- 二 世无艰难,何来人杰 102
- 三 接到严惩岳州失守的圣旨,张亮基晕死在
签押房里 107
- 四 陈敷游说荷叶塘,给大丧中的曾府带来融
融喜气 113
- 五 郭嵩焘剖析利害,密谋对策,促使曾国藩
墨经出山 125

第四章 天王定都

- 一 江宁失守,洪秀全称王 139
- 二 天王开国的三件事:定都、朝拜、开科取士 143
- 三 东王揽权,翼王献策 148

第五章 初办团练

- 一 乱世须用重典 154
- 二 曾剃头 158
- 三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,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168
- 四 鲍超卖妻 179
- 五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186
- 六 大闹火官殿 195
- 七 停尸审案局 209
- 八 逼走衡州城 212

第六章 衡州练勇

- 一 王鑫挂出“湘军总营务局”招牌,遭到
曾国藩的指责 215
- 二 忍痛杀了金松龄 220
- 三 从钓钩子主想到办水师 230
- 四 接受船山后裔赠送的宝剑 234

五	一个钟情的奇男子	245
六	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杨载福	258
七	湘江水盗申名标	261
第七章 靖港惨败		
一	为筹军饷,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	266
二	出兵前夕,曾国藩亲拟檄文	270
三	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,使曾国藩 心跳血涌	277
四	曾国藩踌躇满志,血祭出师;一道上谕, 使他从头寒到脚	281
五	定下引蛇出洞之计	284
六	利生绸缎铺来了位阔主顾	289
七	曾国藩紧闭双眼,跳进湘江漩涡中	297
八	左宗棠痛斥曾国藩	302
九	白云苍狗	310
十	兄才胜我十倍	315
第八章 攻取武昌		
一	青麟哭诉武昌失守	318
二	湖北巡抚做了彭玉麟的俘虏	320
三	薛涛巷的妓女蚕儿真心爱上造反的长毛头领	325
四	康福挥刀砍杀之际,一眼看见弟弟康禄	335
五	一律剃目凌迟	339
六	来了个满人兵部郎中	341
七	明知青麟将要走向刑场,曾国藩却满面笑容地 说:我将为兄台置酒饯行	348
八	康福的绝密任务	353
九	一颗奇异的玛瑙	357
十	一箭双雕	360

十一 曾国藩身着朝服,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 366

十二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,王璞山请调回湖南 374

第九章 田镇大捷

一 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,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 382

二 三国周郎赤壁畔,美人名士结良缘 385

三 从蕲州到富池镇,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 405

四 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 414

五 委托东征局办厘局 420

六 康福带来朝廷绝密 423

第十章 江西受困

一 浔阳楼上,翼王挥毫题诗 442

二 水陆受挫,石达开一败曾国藩 452

三 水师被肢解,石达开二败曾国藩 457

四 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,他是万载县
令的小舅子 462

五 参掉了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 473

六 塔死罗走,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 476

七 樟树镇受辱,石达开三败曾国藩 482

八 在最困难的时候,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 492

九 邹半孔出卖奇计 500

十 大冶最憎金踊跃,哪容世界有奇材 506

十一 重踏奔丧之路 514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

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,正在大办丧事。

这人家姓曾,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^①。荷叶塘位于湘乡、衡阳、衡山三县交界之地,崇山环抱,交通闭塞,是个偏僻冷落、荒凉贫穷的地方,但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,却异常宏伟壮观: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,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百十间楼房;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“进士第”竖匾,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,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地位。往日里,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,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,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里。现在,它却被一片浓重的悲哀笼罩着,到处是一片素白,似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早地降临。

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,以往那四个写着扁宋体黑字——“曾府”的大红灯笼,一律换成白绢制的素灯,连那两只石狮颈脖上也套了白布条。门前大禾坪的旗杆上,挂着长长

^① 都,清朝行政区划名,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。

的招魂幡，被晚风吹着，一会儿慢慢飘上，一会儿轻轻落下。禾坪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，碑亭里供奉着一块朱红销金大字牌，上书“戊戌科进士前礼部右堂曾”。碑亭四周，燃起四座金山银山，一团团浓烟夹着火光，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，然后再飘落在禾坪各处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，大门口素灯里的蜡烛点燃了，院子里各处也次第亮起灯光。曾府的中心建筑黄金堂灯火通明。黄金堂正中是一间大厅，两边对称排着八间厢房。此时，这间大厅正是一个肃穆的灵堂。正面是一块连天接地的白色幔帐，黑漆棺材摆在幔帐的后边，只露出一个头面。幔帐上部一行正楷：“诰封一品曾母江太夫人千古”。中间一个巨大的“奠”字，“奠”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老太太遗像。只见她端坐在太师椅上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。幔帐两边悬挂着儿女们的挽联。上首是：“断杼教儿四十年，是乡邦秀才，金殿卿贰。”下首是：“扁舟哭母二千里，正鄱阳浪恶，衡岳云愁。”左右墙壁上挂满了祭幛。领头的是一幅加厚黑色哈拉呢，上面贴着四个大字：“懿德永在”。落款：正四品衔长沙知府梅不疑。接下来是长沙府学教授王静斋送的奶白色杭纺，上面也有四个大字：“风范长存”。再下面是一长条白色贡缎，也用针别着四个大字：“千古母仪”，左下方书写一行小字：“世侄湘乡县正堂朱孙貽跪挽”。紧接县令挽幛后面，挂的是湘乡县四十三个都的团练总领所送的各色绸缎绒呢。遗像正下方是一张条形黑漆木桌，上面摆着香炉、供果。灵堂里，只见香烟袅袅，不闻一丝声响。

过一会儿，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二十三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。他们先站成两排，向老太太的遗像合十鞠躬，然后各自分开，缓步进入幔帐，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。只听见一下沉重的木鱼声响后，二十四个和尚便同时哼了起来。二十四个声音

——清脆的、浑浊的、低沉的、激越的、苍老的、细嫩的混合在一起，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，保持着大体一致。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：既像在背诵经文，又像在唱歌。这时，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开始在铁炉里燃烧。香烟在黄金堂里弥漫着，又被挤出屋外，扩散到坪里，如同春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切。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，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，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，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。换香火、剪烛头、焚钱纸、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，一概浑身缟素，蹑手蹑脚。灵堂里充满着凝重而神秘的气氛。

灵堂东边一间厢房里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、满头白发的老者，面无表情地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，他便是曾府的老太爷，名麟书，号竹亭。曾家祖籍衡州，清初才迁至湘乡荷叶塘，一直传到曾麟书的高祖辈，由于族姓渐多略有资产而被正式承认为湘乡人。麟书的父亲玉屏少时强悍放荡，不喜读书，三十岁后才走入正路，遂发愤让儿辈读书。谁知三个儿子在功名场上都不得意。二子鼎尊刚成年便去世，三子骥云一辈子老童生，长子麟书应童子试十七次，才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中了个秀才。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，便死了功名心，以教蒙童糊口，并悉心教育儿子们。麟书秉性懦弱，但妻子江氏却精明强干。江氏比丈夫大五岁，夫妻俩共育有五子四女。家中事无巨细，皆由江氏一手秉断。江氏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，对丈夫照顾周到，体贴备至。麟书干脆乐得个百事不探，逍遥自在。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，长年挂在书房里：“有子孙，有田园，家风半耕半读，但将箕裘承祖泽；无官守，无言责，世事不闻不问，且把艰巨付儿曹。”现在夫人撒手去了，曾麟书似乎失去了靠山。偌大一个家业，今后由谁来掌管呢？这些天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着大儿子回来。曾府有今日，都是有这个在朝廷做侍郎的大爷的缘故。丧事还

要靠他来主持,今后的家事也要靠他来决断。

就在曾麟书坐在太师椅上,独自一人默默思念的时候,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,身着重孝,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这是麟书的次子,名国潢,字澄侯,在族中排行第四,府里通常称他四爷。

“爹,夜深了,您老去歇着吧!哥今夜肯定到不了家。”

“江贵已经回来五天了。”老太爷睁开半闭着的双眼,眼中布满血丝,“他说在安徽太湖小池驿见到你哥的。江贵在路上只走了十六天,你哥就是比他慢三四天,这一两天也要赶回来了。”

“爹,江贵怎好跟哥比!”说话的是次女国蕙。她双眼红肿,面孔清瘦,头上包着一块又长又大的白布,正在房中一角清理母亲留下来的衣服,“江贵沿途用不着停。哥这样大的官,沿途一千多里,哪个不巴结?这个请吃饭,那个请题字,依我看,再过半个月,哥能到家就是好事了。”

麟书摇摇头说:“你们都不知你哥的为人。这种时候,他哪会有心思赴宴题字,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!”麟书无意间说出“意外”二字,不免心头一惊,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来。

“哥会遇到什么意外呢?虽说长毛正在打长沙,但沅江、益阳一路还是安宁的呀!江贵不是平安回来了吗?”国潢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情,反而把“意外”二字认真地思考了一番。

“你们不知道,江贵对我说过,他这一路上,胆都差点吓破了。”接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,他是麟书的第四子,名国荃,字沅甫,在族中排行第九,人称九爷。他也是一身纯白,但却不见有多少戚容。国荃放下手中账本,说:“江贵说,他从益阳回湘乡的途中,遇到过两起裹红包头布,拿着明晃晃大刀의长毛,吓得他两腿发抖,急忙躲到草堆里,直到长毛走过两三里后才敢出来。”

“团勇呢?团勇如何不把那些长毛抓起来?”国潢是荷叶塘

都的团总，他对团勇的力量估计很高。

“四哥，益阳还没有办团练哩！”搭腔的是麟书的第三子国华，族中排第六。这位六爷已出抚给叔父为子，他虽然也披麻带孝，但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，与其说是个孝子，不如说是个茶客。他略带鄙夷地说，“四哥总是团勇团勇的，真正来了长毛，你那几个团勇能起什么作用？省城里提督、总兵带的那些吃皇粮的正经绿营都打不赢，长毛是好对付的？我看长沙早晚会被长毛占领。”

曾府少爷们的这几段对话，把挂名为湘乡县团练总领的老太爷吓坏了。他离开太师椅，在房子里踱着方步，默默地祷告：“求老天保佑，保佑我的大儿子早日平安归来。”老太爷喃喃自语多时，才在大女儿国兰的搀扶下，心事重重地走进卧室。

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，杨载福只身救排

就在曾麟书默默祷告的第二天午后，岳阳楼下停泊了一只从城陵矶划过来的客船，船老大对舱里坐着的一主一仆说：“客官，船到了岳州城。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明天一早开船。现在天色还早，客官要不要上岸去散散心？”

舱中那位主人打扮的点点头，随即走出舱外，踏过跳板上岸，仆人在后面紧跟着。走在前面的主人约摸四十一二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宽肩厚背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，前额很宽，上面有几道深刻的皱纹，脸瘦长，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，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、阴冷的光芒，鼻直略扁，两翼法令长而深，口阔唇薄，一口长长的胡须，浓密而稍呈黄色，被湖风吹着，在胸前飘拂。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，腰系一根麻绳，脚穿粗布白袜，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，以缓慢稳重的步履，

沿着石磴拾级而上。此人正是曾麟书焦急盼归的长子，早些天尚官居礼部右侍郎，兼署吏部左侍郎曾国藩。一个多月前，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，充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官。行抵安徽太和小池驿，突然接到江贵送来的母死凶信，便立即改道回家，火速由水路经江西到湖北，昨天又由湖北进入湖南。跟在后面的仆人名唤王荆七，近三十岁，人生得机灵精神。

“大人。”王荆七轻轻地喊一声。

“又忘记了！”曾国藩威严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我现在已不是侍郎，而是回籍守制的平民，懂吗？”

“是！”荆七一阵惶恐，连忙改口，“大爷，前面就是岳阳楼，你老上去吃点东西吧！这些天来，你老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。”

曾国藩没有做声，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。自从见到江贵后，曾国藩就处于极度悲痛之中。昨天船进洞庭湖后，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。但当他抬头凝望眼前这座号称“天下楼”的岳阳楼时，不禁又双眉紧皱起来。前次游历，是在道光十九年初冬。那时的岳阳楼，是何等的雄伟壮观，气概不凡！登楼游览，酒厅里高挂的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楼下是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。散馆进京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，反复吟诵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警句，豪情满怀，壮志凌云：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，干一番烈烈轰轰、名垂青史的大事业！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，檐角生草，黯淡无光，人客稀少，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。曾国藩感到奇怪。他心里想，或许是今日的心情大异于先前了吧！

曾国藩上了二楼，拣一个靠近湖面的干净座位坐下，荆七坐在对面。刚落座，酒保便满面堆笑地过来，一边擦着桌面，一边客气地问：“客官，要点什么？”不等回答，又接着说，“小楼有新宰的嫩黄牛，才出湖的活鲤鱼，池子里养着君山的金龟，螺山的王